

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與國際社會化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以歐盟、北美與東亞區域「三元體」互動之探討

王啟明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區域間主義探討的主軸雖皆以區域為主體的研究，不過，大都以雙區域間的互動為核心，尤其是針對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南亞國家協會之間的互動為主軸。針對國際關係的研究分野而論，60-70年代的國際政治主要是以美國-蘇聯-中國為研究架構，進入到以美國-中國與歐盟分析的後冷戰時期，以及現今以區域為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互動的形式，不過仍僅限於兩兩區域間的互動為主。本文主要是以研究北美-歐盟與東亞的三個區域間的互動，進而分析並強化國際合作的意涵，再輔以國際社會化的研究途徑來闡釋區域間互動的歷程。

關鍵詞

區域間主義、區域外部仿效、三元體、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南亞國家協會

壹、前言

對於區域間主義的研究，學界大都是以兩個區域間的互動作為分析的單位，亦即，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簡稱東協）、南錐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of the South, Mercosur）、以及拉丁美洲之間的兩元對話機制或自由貿易制度的建立為分析基礎，關於「三元體」¹（Triad）的區域間主義，就少有研究。不過，以位居戰略三角關係²的北美、歐盟與東亞地區間的互動關係而論，牽動的不僅是區域間的合作，更是影響國際體系轉變的重要指標。但是，以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或區域間主義研究的重點仍是以雙區域為主，三個區域間的互動分析，卻是少見，或許因為並無直接的對話機制或是國際建制可供參考所致。

不過，這也引發本研究的基本假設，亦即，若無此三個區域間的互動，在國際關係的脈絡下如何解釋戰略三角所構築的國際體系？假設這三個區域間有形塑出互動的模式，為何學界的研究資料卻是相當少？以及，互動的機制為何？準此，本文的動機在於解釋此種區域間主義的互動方式，以及建構分析模式以供檢證，強化國際社會化途徑的延展，並希冀將研究的主體由國家轉而到區域。

¹ 「三元體」的概念源自於美國、蘇聯與中國的三邊關係，蘇聯解體以及互賴關係的延展，國際體系則轉由三大經濟強國，亦即，美國、歐盟與日本的三邊關係所構築，而在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出現之際，此概念延伸至由北美、歐盟與東亞三邊的關係上。亦即，主要以東南亞區域合作與其擴展為核心，此即符合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所展現之「區域體」的形式。

² 根據「三極體系」(tripolar systems)的分析，主要是以美國、蘇聯與中國在1960-1970年代所形塑之「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而論。

貳、文獻回顧與理論對話

本文希冀透過兩種理論的脈絡分析來解釋三元區域間的互動，其中，區域間主義是以分析區域間互動、對話與制度建立的合作形式為核心，至於如何進行，區域間主義則僅從對話機制的設立與建立自由貿易區為主，不過，仍缺少更為多元與深入的互動分析，準此，筆者再藉由國際社會化的分析指標之一——國家學習——闡釋區域間進行互動的方式，進而形塑合作的政策或制度之產出。

從歷史的脈絡分析，倘若將 1950-60 年代視為第一波區域主義形塑國際組織的開端，1980-90 年代則可視為第二波區域制度建立的延續，亦即，區域化、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帶動區域的發展研究。90 年代中期，以區域為單位的區域間互動亦展開運作，Björn Hettne 是早期提出區域間主義的學者，他將區域間主義定義為不同區域之間或不同區域的一組國家之間具制度化的關係，³不過他的研究主軸則是以歐盟為主。之後，學者間也開始對於區域間主義的概念予以類別化。此外，在探討區域間主義的實際發展，區域間的互動模式，也出現國際社會化的路徑，這也是本文希冀將此兩種理論結合之際，進而分析區域間關係的建立與延展，以下便就理論的部分進行分析，再藉由實證資料作為理論結合的依據。⁴

³ 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 *Council on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ent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2003), p. 8.

⁴ 在比較區域的研究上，區域間主義與跨區域主義研究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意指區域之間的對話形式，並視該形式的型態來定義是否為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架構，例如「歐亞會議」；後者則是一種結合既有聯合架構（unified framework）下不同區域成員國間的結構，例如「亞太經合會」。不過，此種分野似乎過於簡略，所以，筆者希冀能從相關文獻的分析中，建構區域間主義的理論基礎。

一. 區域間主義

就國外區域間主義的研究而論，Elfriede Regelsberger是以「集團對集團」的關係（group-to-group relations）來闡釋區域間的合作，主要以歐盟所選擇的貿易夥伴進行對話機制作為研究的主軸，藉以說明歐盟透過此種關係來管理全球互賴的情勢，並成為維繫歐盟國際獲益的持續性政策，當然，這其中仍涉及權力政治的運作。⁵Heiner Hänggi在其著作中，提出目前的區域間主義是在全球化與區域主義的脈絡下運作，結合現實主義與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形塑出近20年間國際體系的特徵。⁶

準此，Hänggi將區域間主義分為兩大類型，廣義的類型分為三種型態（列表一作為說明），⁷第一種型態為區域組織/集團與第三國的關係，即「準區域間主義」（quasi-interregionalism），（本文亦將之定義為「隱性的三元體」區域間主義，此部分將於文後做一說明），此包括「區域組織/集團對國家」或「國家對區域組織/集團」與區域內的一組國家與單一國家間的互動，即「區域對國家」或「國家對區域」；第二種型態為區域組織/集團之間的關係，即「純區域間主義」（pure-interregionalism），或稱為「雙區域間主義」（bi-interregionalism）；第三種類型則是指兩個或更多區域的一組國家間的關係，即「宏觀區域間主義」（mega-interregionalism），（本文亦將之定義為「顯性的三元體」區域間主義，此部分將於文後做一說明），包括區域組織/集團與單一國家間

⁵ Elfriede Regelsberger, "The dialogue of the EC/Twelve with other regional group: a new European id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Geoffrey Edwards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 9-15.

⁶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entrum für angewandte Politikforschung*, <<http://www.cap.uni-muenchen.de/transatlantic/download/Haenggi.PDF>> (2000), pp. 4-5.

⁷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In search of a typology,"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1-42.

的混合區域安排與跨區域的安排在內。狹義的區域間主義則是單指區域組織/集團之間「純區域間主義」的關係。再者，在他研究的區域間互動模式中，都是以雙區域互動為主軸，例如歐盟與東協、歐盟與南錐共同市場、東協與大洋洲（太平洋島國論壇）等。

表一 區域間主義的定義分析

區分標準	主體分析	分析個案	代表學者
準區域間主義 或 「隱性的三元體」區域間主義 (區域對國家或國家對區域)	區域組織/集團對國家或國家對區域組織/集團的關係	歐盟與中國、東協與中國、歐盟與日本	Charles A. Kupchan
	區域內的一組國家與單一國家間的關係	Mercosur 與美國、Rio Group與日本	
雙(純)區域間主義(區域對區域或集團對集團)	區域組織/集團之間的關係	歐盟與東協、歐盟與Mercosur	Elfriede Regelsberger、Jurgen Ruland、M. Vellingay、Vinod K. Aggarwal、Edward A. Fogarty、Julie Gilson
	區域組織/集團與區域內的一組國家或非國家組織間的關係	歐盟與太平洋島嶼論壇、東協與中日韓	
	區域內一組國家或非國家組織與另一區域內一組國家或非國家組織之間的關係	亞非高峰會	
「顯性的三元體」區域間主義或宏觀區域間主義(多個區域間行為者模式)	多個區域國家、區域組織/集團等所構成跨區域安排	APEC、ARF、OSCE、EAPC	Heiner Hänggi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Ralf Roloff 則從理論建構的途徑來研究區域間主義，他提出六項論點

來闡釋區域間主義的分析層面，⁸論點一，全球化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是國家面臨的外在挑戰，國家則藉由區域主義與區域間主義作為跨國要素來回應前述的雙重挑戰。論點二，引發區域間主義的是區域主義而非區域化，全球化則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假使國家在接收到外在與內部挑戰之際，而建立區域合作或是整合結構(integration structures)，將發展成為合作競爭(cooperation competition)，尤其是區域間形式。論點三，區域間的互賴程度越高，則區域間合作的意向也越高。論點四，區域間主義的塑造有賴於區域結構的形式，藉以形塑區域間的體系。論點五，區域間主義的形式有賴於競爭的區域間與區域結構對於外在挑戰與威脅的認知，藉以跟隨平衡(balancing)的邏輯，進而顯現出「策略同盟」(strategic alliance)的特色。論點六，權力平衡的相對性導致世界政治中的區域促進區域間的合作。根據上的六項論點可知，區域間主義基於外在的刺激，透過全球化的載體來塑造區域間合作的態勢，藉以平衡區域間的權力影響力。

Vinod K. Aggarwal 與 Edward A. Fogarty 則是以歐盟與北美間的互動來探討區域間主義的限制，並從部門的利益(sectoral interests)、經濟安全競爭(economic security competition)以及認同的建立(identity formation)，來解釋為何歐盟無法與北美發展出區域間的關係，⁹並透過歐盟個別與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建立貿易協定的形式，展現區域間的互動，當然，利益團體、強權政治與歐盟對北美地區的認同層次，仍佔有重要的影響力。此種僅以個別國家的方式進行互動，對於本研究提供一項重要的參考指標，亦即，是否在特定議題領域中，北美地區皆以個別會員國的形式進行區域間的互動，展現出「隱性的三元體」區域間主義型態，而對於本研究的三個區域間的關係建構，是否提供分析的脈絡，都將是重要

⁸ Ralf Roloff, "Inter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tate of the art,"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5-29.

⁹ Vinod K. Aggarwal and Edward A. Fogarty, "The Limits of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North America,"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2005), pp. 327-346.

的分析途徑。

Sebastian Santander 的研究則指出，歐盟從 1990 年代起，即發展出以「低階政治」(low politics) 的方式來開展其外在行為，此即為區域間的安排 (regional arrangements)，而歐盟與南錐共同市場建立的「區域對區域」的策略即為一例。此外，從歷史的脈絡分析，歐盟自南錐共同市場成立之初，即給予技術、財政與外交的支持，其著眼於長期彼此間在政治、區域合作與貿易領域上區域對區域協定的建立。所以，透過提供相關支持，使其成為其他區域的「外部聯邦者」(external federator)，藉以鞏固區域主義的效益。¹⁰

Francesco Duina 則是從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與南錐共同市場來探討區域貿易領域 (regional trade areas, RTAs) 所形塑的區域整合，並以區域貿易領域的法律制定以及如何透過相組織 (例如利益團體、企業與國家行政部門) 來調適其所遭遇的法制環境，來檢證跨區域貿易領域如何在當地法制傳統與權力安排下，反映出制度的真實面以及在婦女工作權與勞工權益等議題的外部仿效。¹¹

Julie Gilson 則是以「區域對區域」的對話，亦即，透過歐盟與東協的對話機制，即「亞歐會議」，來說明歐盟如何透過此一機制來管理彼此間在經濟與政治層面的關係。再者，對於東亞的國家而言，亞歐會議提供一種以集體的方式去處理與 25 個歐盟會員國互動，並且能仿效其區域整合效益，展現東亞在全球三角區域集團的支柱性角色。¹² Charles A.

¹⁰ Sebastian Santander, "The Europe Partnership with Mercosur: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Strategic and Neo-liberal Principles,"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2005), pp. 285-306.

¹¹ Francesco Duina, "Varieti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 NAFTA and Mercosur,"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8, No. 3(2006), pp. 247-275.

¹² Julie Gilson,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East Asia,"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2005), pp. 307-326.

Kupchan 將研究焦點置於歐洲權力中心的成形以及美國對於自由國際主義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的侵蝕，造成跨大西洋區域間主義的轉型。亦即，美國與歐洲的區域間聯繫，因為歐亞會議的建立，而影響彼此間夥伴關係的裂解，¹³其原因在於歐洲透過區域間的互動，強化其與亞洲國家間的關係，此舉亦使得美國在亞洲關係的開展下，有了競爭的對手所致，這對於本研究所欲研究的戰略三角關係，亦提供分析的系絡。

國內學者在區域間主義的研究，多以亞歐會議為主軸，其中，蔡增家是以國際建制的途徑分析亞歐會議下經濟議題的發展，並測試其在經濟議題整合的深度，再從經濟議題結構的脆弱程度分析亞歐會議可能面臨的困境。¹⁴張子揚則比較亞太經合會與亞歐會議藉以說明東亞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下，如何透過區域合作來增加自身的經濟實力與談判籌碼。¹⁵郝培芝則是以新區域主義的三項特質：外向型與開放性區域主義、南北區域主義以及複合型區域主義來分析東協與歐盟推動的亞歐會議的結構性因素，並闡釋區域間互動的脈絡。¹⁶孫國祥則是以區域間主義分析亞歐會議在區域間進行對話機制的歷程，並探討在認同建立上，區域間主義與新區域主義的作用，以及為有效的區域間對話與合作，探討建制形成和制度建立的重要性。¹⁷

此外，吳東野教授則是將理論的分析探討歐亞會議，其中，就區域間主義而論，他認為全球化與區域化是冷戰結束後重建國際體系的主要因

¹³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Transatlantic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31-148.

¹⁴ 蔡增家，「亞歐會議經濟議程的建構與發展 (1996-2004)」，*亞太研究通訊*，第 3 期 (2005)，頁 1-29。

¹⁵ 張子揚，「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亞歐會議之比較：兼論對美歐亞三角戰略關係之影響」，*歐洲國際評論*，第 1 期(2005)，頁 1-30。

¹⁶ 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頁 125-144。

¹⁷ 孫國祥，「區域間主義之研究：亞歐會議之實踐」，*亞太研究通訊*，第 3 期(2005)，頁 31-53。

素，¹⁸不過，冷戰結束後的全球經濟活動，絕大部分集中於北美、東亞與歐盟三大區塊，此三大區塊的對外貿易總額不僅佔全球四分之三，對外直接投資也佔全球總額的90%，國民生產總值更佔約全球85%。¹⁹這也形塑三大區域間為求有效的管控與平衡彼此間的關係，逐漸形成多邊的區域間互動。²⁰再就實際的區域間的互動而論，他提出「區域集團間的關係」、「兩大區域與跨集團間的關係」與「區域集團與單一強權間的關係」等三種互動模式。²¹

從上述的文獻分析可知，雙區域的區域間主義研究仍是主軸，對於影響國際體系變動的戰略三角關係的區域間互動，欠缺分析的模式，不論區域主義或是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延展，在未來，對於三元體的研究應屬必要且重要。再者，區域內單一成員國能成為具代表整個區域建立制度或對話機制的角色，也成為本文在分析「三元體」區域間主義的重點。

二. 國際社會化

對於國際社會化意涵乃根據 Frank Schimmelfennig 所提出的定義，加以逐步強化。Schimmelfennig 認為，「國際社會化是一種過程，亦即，引導一個國家朝將國際環境所構築的信念與規範予以內化（*internalization*）的過程」。²²不同於個人透過心理學層次的內化概念，國家社會化乃是團體行為者的行為，主要是基於內部懲戒機制的運作來運行。最後，社會化過程的實質內容，主要是以信念與實踐的概念推展為要，而社會化的核心

¹⁸ 吳東野，「從歐亞會議論區域間主義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2005)，頁 16。

¹⁹ 同上註。

²⁰ 吳東野，前引文，頁 18。

²¹ 吳東野，前引文，頁 11-15

²² Frank Schimmelfennig,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2000), pp. 111-112.

功能在於社會秩序的再製與擴散，當然，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來建構上述的內容，就至為關鍵。

Kenneth Waltz 從「結構」(structure)的觀點來分析「體系」(system)的概念。Waltz 認為結構是一套限制的條件，間接的影響體系內的行為，「結構」透過行為者的社會化以及行為者之間的競爭態勢來形塑。而藉由社會化的作用，一方面降低多樣性 (variety)，另一方面則是促使團體中成員藉由規範達成一致性的標準，亦即，透過社會化使得國家行為者「涉入體系的範疇」。²³ John G. Ikenberry 與 Charles A. Kupchan 將社會化概念化為一種學習的過程，亦即，行為者將規範與理念傳遞給其他行為者的過程。至於如何傳遞，他們提出三個假設來解釋上述信念與規範的傳遞方式，²⁴其媒介主要是霸權國透過次級國家 (secondary states) 的菁英社群 (elite communities) 來達成此一歷程。

Martha Finnemore 和 Kathryn Sikkink 則將國家社會化定義為積極的機制，藉由國際體系所建構清晰的規範，結合的實質懲戒機制與象徵國家間同儕壓力的驅使來達成。²⁵ Kai Alderson 認為「國家社會化」意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內化規範的過程。²⁶ Jeffrey T. Checkel 認為社會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而規範與理念在此一過程中傳遞，最終形成規範的內化。²⁷ Ann Kent 認為國際組織能形成制度性的規範，使得成員國之間服膺於其下，並藉此提供國家間進行交流與互賴關係開展的場域。²⁸ Judith Kelley 則是

²³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1979), pp. 73-75.

²⁴ John G.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1990), p. 284.

²⁵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4(1998), pp. 901-904.

²⁶ Kai Alderson,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2001), pp. 415-433.

²⁷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Chapter 1: Introduction," *ARENA working papers*, No. WP 01/11(2001), pp. 2-3.

²⁸ Ann Kent,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8(2002), pp. 343-364.

透過分析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斯洛伐克、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通過少數種族立法政策，闡釋國際制度如何藉由社會化基礎的效果---勸服與社會影響力來引導東歐國家國內政策的轉變。²⁹

亦即，研究國際社會化的學者，不論是 Frank Schimmelfennig、Kenneth Waltz、John G. Ikenberry 與 Charles A. Kupchan、Martha Finnemore 和 Kathryn Sikkink、Kai Alderson 以及 Jeffrey T. Checkel、Ann Kent、Judith Kelley³⁰等學者，在將國際社會化操作化的過程中，不論是內化的過程、涉入體系的範疇、懲戒機制的作用或是國際組織的規範，都隱含著一個重要的概念未被學者們討論，亦即，國家學習（state learning）。即便是透過國際社會化的歷程所形成的結果，包括社會秩序的再製與擴散、霸權體制的成形、國際規範的建立以及國家政策的轉變，都顯示出國家學習的重要性。當然，單一國家的學習行為對於國際的情勢並不會造成質變的結果，但是，大多數國家都展現出學習某一規則、調整某一政策之際，國際社會所激起的連鎖效應，就成為國際社會化的動力。

²⁹ Judith Kelley, "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3 (2004), pp. 425-457.

³⁰ 相關討論請參閱 Frank Schimmelfennig,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2000), pp. 111-112. ;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Random House Press, 1979), p. 128. ; John G.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1990), p. 284. ;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Norms,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sights fro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2(1996), pp. 325-347. ; Kai Alderson,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2001), pp. 415-433. ;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Chapter 1: introduction," *op. cit.*, pp. 2-3. ; Ann Kent,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8(2002), pp. 343-364. ; Judith Kelley, "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3 (2004), pp. 425-457.

筆者就相關學者對於國際社會化的論述，整理如表二，本文將以「國家學習」作為「三元體」的區域間互動分析指標，包括區域間理念、信念與知識的傳遞，以及當國家行為者學習到社會化的內容，藉由互惠性的連結促使規範的建立過程。

表二 國際社會化的相關定義

作者	概念	定義	操作化	媒介	內容
Schimmelfennig		內化國際規範與信念	內化過程	國家內部制度化機制	社會秩序的再製與擴散
Waltz		國家間相似的過程	涉入體系的範疇之中	結構	追求權力與生存
Ikenberry 與 Kupchan		學習規範與理念的過程	物質誘導與懲戒	次級國家的菁英社群	霸權體制
Finnemore 和 Sikkink		誘導新會員採行國際規範的過程	懲戒機制與同儕壓力	國際組織、國內官僚組織	國際規範的建立
Alderson		內化國際規範的過程	內化過程	個別社會成員、政府、國家內部機制	國家間的互動
Checkel		學習的過程	契約行為、制度情境與社會互動	國際制度	社會互動
Kent		國際組織影響國家成為成員的過程	國際組織的制度性規範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的權力
Kelley		國家透過立法過程內化國際規範	國際制度影響國家行為	國際組織	國家政策的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 理論的關連性

若從準（隱性）區域間主義、雙（純）區域間主義與顯性區域間主義

的脈絡分析，國際社會化的操作化成因則是區域間互動的模式，這涉及到區域間規範的內化、學習規範與理念的過程以及國際組織的作用。不過，在區域間主形塑的歷程，行為主體所展現的學習動能則是強化議題設定的主軸，從前述的學者觀點可以找其間的連結。

首先，Hänggi 與 Roloff 對於區域間主義的定義與理論建構，都強調國家在面臨全球化與區域化的衝擊下，透過區域合作來回應外在的挑戰，藉以達成區域間的權力平衡。所以，區域間主義對於議題的探討，仍是依循經貿議題為主軸，例如，Aggarwal 與 Fogarty 所研究的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各成員國間的互動、Santander 研究歐盟的對外策略、Gilson 以區域對區域的對話機制研究、Mansfield 與 Milner 對於區域的制度安排等，都是在區域整合的脈絡下進行分析。

此外，Caporaso 則歐洲社會政策的制訂面，來闡釋菁英階層的影響力，Mark 與 Steenbergen 則是研究歐洲整合過程中，市民社會的態度與認同，這對於本文在探討區域內成員的策略抉擇對於區域間主義的影響層面，提供分析的參考指標。Burfisher、Robinson 與 Thierfelder 則從新、舊區域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來分析其異同，他們認為新區域主義包括：透過建立投資議定書將有助於改善財政與吸引外資、藉由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將有利於勞力的自由流通、協調國內稅與補貼政策的趨同、強化產品與市場的法制管制以及貨幣聯盟的建立，³¹其目的則是由區域貿易協定作為經濟合作的重要依據，整合財政、稅收與市場的管制，強化經貿議題的競合。

準此，上述的觀點與研究成果，都在學習動能的架構下進行，區域間

³¹ Mary E. Burfisher, Sherman Robinson, and Karen Thierfelder,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Theory and Practice," *AgEcon*, <<http://ageconsearch.umn.edu/bitstream/14611/1/wp9803.pdf>> (2003). pp. 10-15.

主義與國際社會化的結合則是在學習的外溢歷程中，由國家到區域而至區域間發展。

參、區域間合作的動能--國家學習到區域學習

1980年代中期出現的新區域主義主要展現在三個經濟區上，分別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和「亞太經濟區」(Asia-Pacific economic region)。Andrew Wyatt-Walter指出，新區域主義出現的結構性原因有四點，分別是：冷戰的結束帶來的非典型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之威脅、世界經濟權力平衡的轉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以及貿易非關稅壁壘日增的重要性。冷戰後，美國經濟實力的衰弱和對美國單邊主義的畏懼使得第三世界國家開始思考吸引外資、參與全球性多邊組織和進入全球市場的經濟改革方式，³²這也開啟區域間對話與互動的機制建立。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區域主義(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是影響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轉變，迄今，區域主義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則是普遍的現象。多數的比較區域分析都將焦點放在區域的內部功能上，以及跨區域(trans-region)成員間發展的差異層面，而區域主義論者亦長期著重於區域與其外在世界結構的關聯性。在討論區域發展合作的外部因素中，如同Nye所提及的「外部力量」³³(external cogency)以及Schwarz所論述的「外部聯邦」(external federation)皆為重要的概念。³⁴亦即，外部區域的強權國也會對於區域內的合作態勢，形塑出積極與消極的衝擊，例如，美國在後冷戰時期面對西歐國家的整合歷

³² Andrew Wyatt-Walter, "Reg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Economic Power,"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2.

³³ Joseph Nye,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p. 17.

³⁴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In search of a typology," *op. cit.*, pp. 12-16.

程，便將其視為積極的外部力量，進而強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合作；而對於蘇聯的「認知威脅」則視為消極的外部力量，逐步調整北約組織的功能。

此外，其他區域或區域的次體系也會扮演影響區域主義發展的外部力量，即所謂「區域對話」(extra-regional echoing)的現象，這也是在後冷戰時期，兩極對抗的國際體系結束之際，區域間互動態勢頻繁所形塑出延續傳統歐盟所主導的「集團與集團對話」(group to group dialogues)的研究途徑。亦即，在區域集團間的關係中，歐盟傳統的集團間對話可視為區域安排的原型(prototype)，此種對話關係從1970年代逐步開展至涵蓋全部的世界區域，例如歐盟與東協間的長期對話伙伴關係即是一種「集團對集團」的區域間主義模型，也是在國際環境變遷的態勢下，展現從國家學習到區域間學習並呈現出在不同議題領域架構下的合作結果。

國內、外環境的變遷將影響國家學習的歷程，進而衝擊政策的制訂與轉變，亦即，國家行為者處理複雜且不確定的國際事務時，因為其所擁有的資訊有限，在決策產出的過程中，會基於過往的經驗來作為考量。Peter Lavory 則將國家學習區分為工具型(instrumental)、被迫型(constrained)以及因果型(causal)等三種類型。³⁵

一. 工具型的學習

工具型的學習主要是行為者對於世界所形成的「適應性」轉變，而非是其理解與信念的轉變，藉由控制性(cybernetics)來展現其學習型態。³⁶控制型的行為者其抉擇的動機是基於對於維持一套由行為者環境所形塑出來的核心價值內涵所形成的需求所致。Waltz 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

³⁵ Peter R. Lavory,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U.S. and Sovie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ctivities,"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1), pp. 739-747.

³⁶ Peter R. Lavory, *Ibid.*, pp. 739-740.

態「限制與塑造」國家的行為，亦即，競爭(competition)與趨同(conform)。³⁷ 國家間的競爭決定了全球行為的型態(懲戒或獎勵)，此即為社會化的結果；趨同性則是控制性的型態，如同現實主義論者的觀點，每一國家均尋求一套核心價值作為其在國際體系中維持其地位的方式，包括主權、生存與安全，此套核心價值即為國家間行為一致的準則。³⁸ 這也符合結構現實主義論者的觀點，結構的限制解釋了為何在國家間會重複使用某些方法與作為。所以，工具型的學習是基於行為者過往的經驗與其所處的環境所構築而成。

不過，當過往的經驗無法適應結構的價值之際，行為者將試圖從事轉變其目標、信念與自我理解的學習，透過增加行為者的能力來挑戰與重塑既存的結構，此即被迫型的學習。John Steinbruner 認為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展現出資訊的缺乏、因果的不確定性以及價值的複雜性所導致個別行為者無意識的採用資訊的過程，進而強化既存的價值與阻礙學習與此套價值不相容的課題。³⁹

二. 被迫型的學習

Lavory 則是透過以下三個認知研究計畫的假設，證明被迫型學習成為獨特的學習型態：⁴⁰ 第一，儘管有著不確定性，個別行為者的意見藉由明白的推斷與實際作為建立起強烈的信念，例如，美、蘇兩國的核不擴散政策，皆立基於核武擴散是危險以及不穩定的信念之上，即便此一推論並未被科學方法所證明。第二，認知推論過程禁止改變信念的核心結構。例

³⁷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7.

³⁸ James C.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Past," in March and Olsen, eds.,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6), p. 332.

³⁹ John Steinbruner, *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37.

⁴⁰ Peter R. Lavory,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U.S. and Sovie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ctivities," *op. cit.*, pp. 742-743.

如，以色列、南非、印度與巴基斯坦等國，雖然沒有一個國家從 1945 年 8 月起使用過核武，卻仍積極的控制其核武能力，這並非因美、蘇兩國官方的態度而改變此等國家的意向。第三，一個複雜議題所包括的多樣價值，通常並不會連結在一起，反而是各自分開與持續進行。美、蘇雙方皆認為核武嚇阻能確保國家安全，即便此一議題有某一因素是造成不安全情勢的來源，例如，核武擴散，仍是超強國家積極發展核武的動力。

所以，控制型的過程形塑工具型學習，被迫型學習的認知結構則是引發行為者依循不同信念體系所形塑的習性，亦即體系內的價值。

三. 因果型的學習

因果型的學習主要立基於資訊的分析過程：對所遭遇之問題產生認知之後，行為者開始尋找相關的資訊，並確認行動的方案，分析每一方案可能產生的結果，認知其所包涵的主要價值，透過價值排序分析選擇的結果，最後選擇最具利益的選項。⁴¹此一過程便與知識的形成與傳遞相關，因為在資訊分析的過程中，每一階段所涉及的資訊選擇、價值分析皆基於行為者其背後的知識基礎，亦即，因果型學習產生於國家間的聯合，雖然彼此間存有政治與文化上的差異性，而常常無法對某一議題定義出相似的觀點，卻因知識的分享效果，強化單一解釋與分享解決方法的學習歷程，進而形成共識。

⁴¹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Y. : Longman , 1999), pp. 40-48.

表三：學習的類型

學習類型	工具型 (instrumental)	被迫型 (constrained)	因果型 (causal)
抉擇典範的鑲嵌	控制性	認知	分析
經驗理論的鑲嵌	結構現實主義	認知心理學	管理互賴的模型
分析單位	國家與外交決策官僚	個別決策者	專家與外交決策官僚
決策者的核心目標	安全、主權與相對利得	認知的穩定	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
因果不確定性的處理	規範制定	企業信念	方案結果的可能性分析
價值複雜性的處理	保留核心價值	價值分立	限制價值的整合
學習的主要推動力	透過既存規範達成目標的失敗	透過既存策略達成目標的失敗	增加新問題與知識
學習的機制	計畫的運作與選擇性的回饋	信念的強化	評估知識的科學方法
學習的主要結果	改變官僚例行公事的内容	改變信念與偏好的内容	分析問題因果的複雜性知識

資料來源：Peter R. Lavory,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U.S. and Sovie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ctivities,"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 Westview Press , 1991), pp. 746.

根據表三可知，不論是工具型、被迫型與因果型的學習，都與行為者所涉及的环境因素相關，行為者在與環境情勢互動的過程中，透過資訊、信念的接收與轉變甚至歷史經驗，形塑同儕行為的一致性，展現社會化的歷程，其目的在於共識的形塑、規範的建立以及問題的解決。準此，行為者透過學習的歷程，強化或改變其信念體系，藉以適應環境的變化，並透過資訊的分析，調整其行為的產出，使其符合同儕間的期待，這也符合社會化所展現的型態。

回歸到區域間主義的分析脈絡，應該包含兩種路徑，一是回應外部環境因素，例如全球化效應抑或區域化發展的「由外而內」(outside-in)，二是強化內部因素，例如經濟整合或政策趨同的「由內而外」(inside-out)的進程。不論哪種途徑，若從「抉擇典範的鑲嵌」、「學習主要的推動力」與「學習機制」等指標來分析，區域間主義所展現的過程，都顯示「工具型」、「被迫型」與「因果型」學習的型態，這可由當區域基於受到外部環境的衝擊與區域內成員的集體認知所建立的規範與制度得知，亦即，區域回應外在環境所建構的制度，形塑區域性(regionness)特徵，不僅使其成為被仿效的對象，更建立區域間合作與對話的基礎，以下便據此就「三元體」的關係，進行分析。

肆、歐盟、北美與東亞區域「三元體」互動的類型

由前述的分析可知，探討區域間的互動，仍是以雙區域或雙元對話機制為基礎，在現今國際體系的架構下，從冷戰時期的美國、蘇聯與中共的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關係，⁴²到北美、歐盟與東亞的新三角互動，對於此種「三元體」的研究，少有以區域間主義為主軸的探討，即便以雙區域互動或區域間制度安排作為研究，仍是以現實主義下的權力關係作為互動的基礎，鮮少有探討到互動的限制層面。亦即，在理論的鑲嵌上，大多以單一理論例如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來闡釋兩兩區域間的互動，或是強調權力關係、抑或認知建構，卻少有以「三元體」為一單位作為研究的主體。此外，「三元體」為一單位的組成要素，也從國家間轉變為區域間的研究，這更有必要從實際的互動關係作為基礎來探討其間所展現的區域間主義與國際社會化途徑分析。

⁴² Joshua S. Goldstein and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 Pearson, 2006), p. 81.

一. 準（隱性三元體）區域間主義形式

根據表一的界定，準區域間主義是以區域與單一國家為單位，或是區域內一組國家與單一國家為單位，雖然與區域之間為單位的互動關係有別，卻也帶動區域間關係的發展。以美國為例，早在 1994 年柯林頓任內就提出跨越半球（hemispheric）「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 FTAA）的談判架構，目的在於強化與拉丁美洲間的經濟合作，其對象則是南錐共同市場。此外，在與亞洲方面則有「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機制。

就歐盟而論，其與美國建立「元首高峰會」（Presidential summits）的機制，與中國及日本亦有對話的機制，其目的皆在強化與單一國家間的實質關係，卻也形塑出區域間互動的一種型態。此外，東協與中國間的對話機制亦屬於此種關係建立的型態。

以區域與單一國家互動的關係分析，不論歐盟、美國與東協的模式，在現今的國際社會都引導經濟合作的趨勢，更在區域間的合作議題領域中建立基礎。倘若以「反恐」策略的推動為主軸，上述的對話機制或是高峰會的召開，都是區域內推動政策重要的媒介，而區域間學習歷程的脈絡，亦鑲嵌於其中。

二. 雙（純）區域間主義形式

在探討區域間主義的實證案例，多以雙區域間的型態為主。而在雙區域互動關係的開展上，包括在北美、歐洲、東亞、拉丁美洲、大洋洲與非洲之間的區域間機制，例如 1989 年所創立的「亞太經合會」亦是一種雙區域與跨區域的互動形式，因其會員國含括 15 個東亞經濟體、3 個北美洲國家以及 2 個南美洲國家。此外，以歐盟為例，1996 年創始以歐盟與

東協對話機制的「亞歐會議」、以及歐盟與南錐共同市場間的「區域間合作協定」(Inter-regional Association Agreement)、1999年召開的「歐洲與拉丁美洲里約高峰會」(Europe-Latin America Rio Summit)、2000年舉行的「非洲與歐洲開羅高峰會」(Africa-Europe Cairo Summit)⁴³、2000年6月與非加太國家簽署「新伙伴關係協定」(Cotonou Agreement, ACP)以及歐盟與太平洋島嶼論壇等機制，皆為雙區域的安排模式。

再者，東協與 Mercosur 之間的於 1999 年開啟的「東亞與拉丁美洲論壇」(East-Asia-Latin America Forum, EALAF) 與「東亞與拉丁美洲合作」(East-Asi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EALAC)、「東協加三」以及「亞非高峰會」(第一屆於 1955 年 4 月 18 日召開的萬隆會議，第二屆則是 2005 年 4 月 22 日於印尼雅加達召開) 等，皆為擴展經濟與政治層面的合作，亦為雙區間主義的模式。

三. 「顯性三元體」區域間主義形式

此種區域間互動的模式，除了跨區域性的安排外，回歸以歐盟、北美與東協為架構的「三元體」關係中，則必須以「準」區域間及雙區域間互動關係來分析。亦即，在國家與區域的學習脈絡下，國家間在經濟議題的合作，尤其是自由貿易區或是區域貿易協定的建立與條約的簽署，將有助於區域「內部自由、外部保護」所形塑的經貿效益。所以，「三元體」各自透過不同類型的區域間互動，延展其在其他區域的經貿影響力，亦在此脈絡下，建立了以議題領域為主軸的顯性區域間主義模式。例如，歐盟與東協的亞歐會議、美國與東亞區域的亞太經合會以及歐盟與美、加、墨之間的合作關係，此及建立了「顯性三元體」區域間關係。

⁴³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In search of a typology," *op.cit.*, pp. 4-5.

四. 互動模式分析

前述的區域間主義型態，筆者分別再以圖一、圖二與圖三來加以說明。圖一與圖二的兩種模式亦呈現出「三元體」的區域間主義互動模式，只是，其中的一個或二個區域，是以單一會員國取代區域的角色進行與其他區域間的互動，亦即，本文中所定義的「隱性的三元體」區域間主義。（圖三則可稱之為「顯性的三元體」區域間主義）。

在圖一的模式中，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各自與歐盟訂立貿易自由化的相關協定，卻與「亞太經合會」同一時間點上的某些議題與共識不謀而合，此即顯示出筆者所謂的「隱性三元體」區域間主義的互動。此外，圖二的模式亦顯示出類似的互動型態，卻也動帶區域間的合作，例如，美國與歐盟及東協在「反恐」議題的結合。

以圖一的模式為例，當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單一會員國各自與其他區域簽署協議或達成共識，亦直接促使另兩個區域完成相同的共識與政策，這是途徑一。途徑二則是，當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單一會員國各自與其他區域簽署協議或達成共識之際，再經由區域內會員國形成政策，以區域為單位，與其他兩區域進行議題與政策制定的互動，這其中又涉及維繫國際體系功能的指標，此多為美國為主軸的區域間互動，例如，美國與歐盟以及美國與東協之間的合作型態，抑或加拿大與歐盟及東協的合作，以及墨西哥與歐盟的合作形式。

所以，從上述的兩種途徑分析，從東亞區域與拉丁美洲間的「東亞與拉丁美洲合作」、歐盟與南錐共同市場間的「區域間合作協定」以及美國與南錐共同市場間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形塑出「三元體」區域間主義的架構，亦即，藉由北美、歐盟與東協各自透過不同類型的區域間互動模式，建立起以「自由貿易」架構為主軸的發展，形成如圖三的「顯性三元

體」區域間主義的脈絡。此外，在「反恐」的戰略層次，也可以發現這種以雙區域互動建立顯性三元體的區域間互動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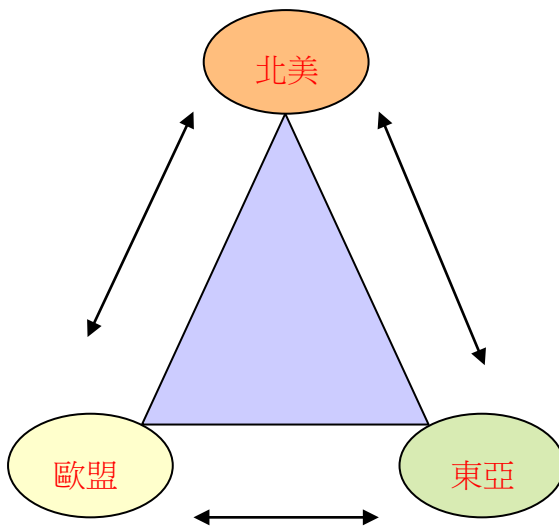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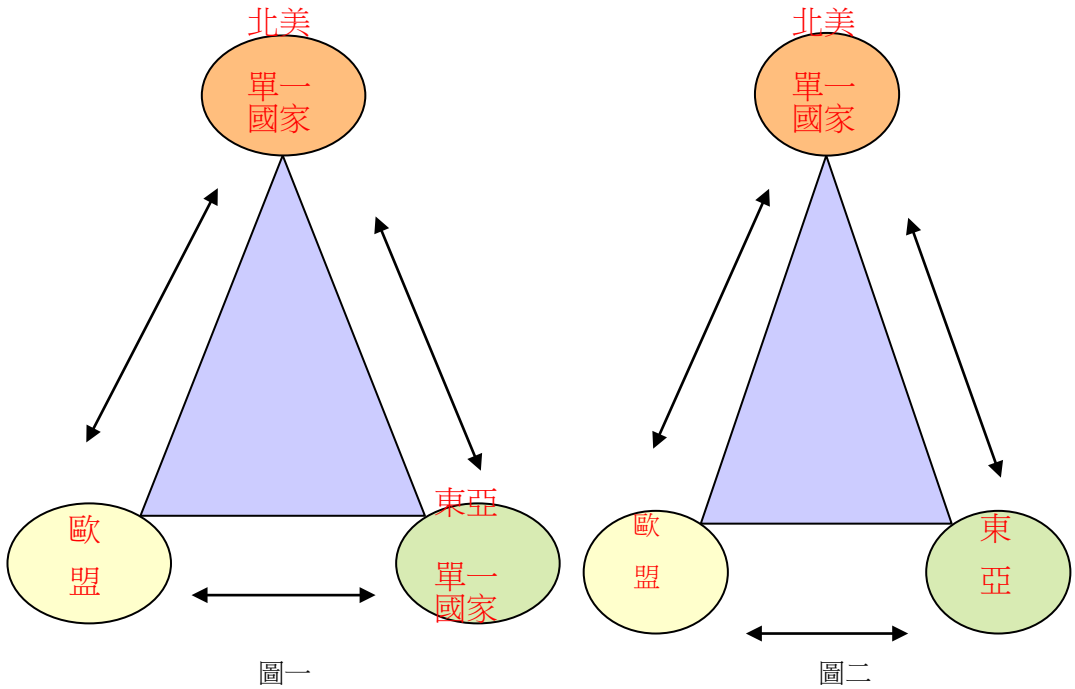


圖 一

伍、結語

根據上的分析可知，區域間主義所展現的不僅是研究主體的轉變（由國家轉為區域），更藉由區域間的互動關係，開展不同層次的合作，形塑出以下的幾種功能：⁴⁴

一. 平衡（balancing）

從前述分析可知，區域間論壇與機制扮演著在經濟、軍事與制度層面的權力平衡、合作平衡（cooperative balancing）與競爭合作（competitive cooperation）的場域，以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與亞太經合會而論，此即反映出區域內與區域間的經濟合作與權力平衡的態勢。以區域間的競爭合作分析，美國為回應亞洲與歐洲區間的歐亞會議，建立「大西洋議程」（The Transatlantic Agenda）作為平衡發展的議題；歐盟亦藉由與南錐共同市場間的「區域間合作協定」，來回應美國所建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這都可看出在區域內成員間藉由學習經濟合作的議題，強化區域的合作態勢，再藉以回應區域間的權力平衡。

二. 制度建立（institution-building）

新自由制度論者將國際制度的建立視為調和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方式，準此，區域間主義的核心在於區域間的對話機制（論壇）、伙伴關係、合作協定、定期的高峰會等「柔性制度」（soft institutionalization），藉以形塑出區域間的管理機制，進而建立政策制訂的機制。例如，亞歐會議、亞太經合會與東亞與拉丁美洲合作即是建立自由

⁴⁴ Jürgen Rüländ, "Interregionalism : an unfinished agenda,"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95-314.

貿易區的區域間場域。

三. 理性化 (rationalizing)

理性化的功能在於透過全球性多邊制度，並考量不同行為者所代表的利益去形塑與日遽增且複雜的政策考量，亦即，在區域間主義下的對話機制或論壇的建立，使得全球性的議題在國家間、區域內以及區域間成為重要的訊息與理念，並在這些行為者之間，形塑出「次佳的方案」(second best solution) 的態勢。

四. 議題設定 (agenda-setting)

當區域間對話成為國家或區域集團強化回應外部環境的工具，議題設定就是區域間機制所採取的方法。至於議題的選擇，經由學習的途徑可知，不論是國家學習抑或區域內成員的學習歷程，對於重大事件的影響（911 恐怖攻擊）、經濟整合的相關政策（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或是人類安全所關注的焦點（全球暖化）等，都形塑出仿效的結果，進而成為區域間議題設定的指標。

五. 集體認同的建立 (collective identity-building)

區域間互動所建立的集體認同，涵蓋有意圖與無意圖的動機，這與社會化的過程有類似之處，亦即，詮釋的途徑決定如何區分建立認同意圖的說法。以「反恐」為例，歐盟、北美與東協都有相關的政策，藉由雙區域的互動模式，強化區域間「反恐」的戰略，此結構下所形塑的集體認同，是否在行為者之間展現出政策與制度建立之初的意圖？這就出現作者所謂的詮釋性邏輯，不過，卻與社會化過程中所展現出文化的表徵相關，其中則涉及自主性與被動性的認同結果。當然，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區域間合作的架構在強化集體認同的同時，也連結區域內與區域間的互動關係。

準此，不論是隱性區域間主義、雙區域主義或是顯性的區域間主義，平衡區域間的權力、建立制度性的機制、理性化的多邊機制、議題的設定與集體認同的建立，皆為區域間主義所形塑出強化區域間互動關係的功能。北美、歐盟與東亞區域間的戰略三角互動，也在不同議題設定的架構下，展現出權力平衡的態勢。

此外，學界對於「三元體」的區域間主義，多以雙區域互動為基礎，仍無從直接與三區域間互動作出連結，本文試圖在理解國際體系的架構下，延續區域主義與新區域主義的脈絡，進行區域間主義的研究。在現存的區域間互動模式中，呈現出一個現象，如表四所示，北美自由貿易區大多以會員國各自與其他區域進行互動，包括建立對話或國際建制的形式，例如 NTA、TABD、TEP 或是與東協簽訂協議，而歐盟與東亞地區皆以區域為主體與其他區域進行互動，其作法則為雙區域間主義的定義，然而在此種互動模式下，「三元體」的區域間主義的議題設定亦在雙區域的互動模式下展現。

表四 區域間互動的層次分析

		北美自由貿易區		歐盟		東亞（東協十加三）	
		區域	會員國	區域	會員國	區域	會員國
北美自由貿易區	區域					APEC	
	會員國			歐盟與美國： NTA, TABD, TEP 歐盟與加拿大： ECTI, CERT 歐盟與墨西哥： （註2）		東協與美國、東協與加拿大	
歐盟	區域		歐盟與美國： NTA, TABD, TEP 歐盟與加拿大：			亞歐會議	歐盟與 中國、日 本、韓國

			ECTI, CERT 歐盟與墨西哥： (註2)			
	會員 國					
東亞 (東協 十加三)	區域	APEC	東協與美國、東 協與加拿大	亞歐會議		
	會員 國			歐盟與中國、日 本、韓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 1：NTA: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TABD: Transatlantic Business Dialogue; TEP: 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

註 2：Economic Partnership, Politic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收稿：2010 年 4 月 6 日，修正：2010 年 6 月 15 日，接受：2010 年 9 月 17 日)

參考文獻

一、中文資料

(一) 專書

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歐亞安全體系之探討*（台北：五南書局，1994年）。

(二) 期刊

吳東野，「從歐亞會議論區域間主義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2005年），頁1-31。

孫國祥，「區域間主義之研究：亞歐會議之實踐」，*亞太研究通訊*，第3期（2005年），頁31-53。

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2004年），頁125-144。

張子揚，「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亞歐會議之比較：兼論對美歐亞三角戰略關係之影響」，*歐洲國際評論*，第1期（2005年），頁1-30。

蔡增家，「亞歐會議經濟議程的建構與發展(1996-2004)」，*亞太研究通訊*，第3期（2005年），頁1-29。

二、英文資料

(一) 專書

Allison, Graham,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Y. : Longman, 1999).

Breslauer, George W.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1).

- Edwards, Geoffrey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 Fawcett, Louise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oldstein, Joshua S. and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 : Pearson, 2006).
- Hänggi, Heiner,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 Routledge, 2006).
- Nye, Joseph,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 Steinbruner, John, *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Random House Press, 1979).

(二) 期刊

- Aggarwal, Vinod K. and Edward A. Fogarty, “The Limits of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North America,”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2005), pp. 327-346.
- Alderson, Kai,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 27(2001), pp. 415-433.
- Hettne, Björn, “ 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 *Council on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ent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2003), p. 8.
- Checkel, Jeffrey 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Chapter 1: Introduction,” *ARENA working papers*, No. WP

01/11(2001), pp. 2-3.

Duina, Francesco, "Varieti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 NAFTA and Mercosur,"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8, No. 3(2006), pp. 247-275.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Norms,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sights fro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2(1996), pp. 325-347.

Gilson, Julie,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East Asia,"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2005), pp. 307-326.

Ikenberry, John G.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1990), pp. 283-315.

Kent, Ann,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8(2002), pp. 343-364.

Kelley, Judith, "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3(2004), pp. 425-457.

Santander, Sebastian, "The Europe Partnership with Mercosur: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Strategic and Neo-liberal Principles,"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2005), pp. 285-306.

Schimmelfennig, Frank,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2000), pp. 109-139.

(三) 會議論文及網路資料

Burfisher, Mary E., Sherman Robinson, and Karen Thierfelder,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Theory and Practice," *AgEcon*, <<http://ageconsearch.umn.edu/bitstream/14611/1/wp9803.pdf>> (2003). pp. 10-15.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entrum für angewandte Politikforschung*,
<<http://www.cap.uni-muenchen.de/transatlantic/download/Haenggi.PDF>> (2000), pp. 4-5.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The Analysis of Triad Interaction among European Union, North America and East Asia

Wang, Chi-m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Region is the core of the interregionalism. Some scholars have invoked a constructivist logic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interregionalism,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bi-regions. From 1960-70 to post-Cold War, scholars build up research framework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Soviet Union and China t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China and European Union which including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milita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riad (European Union, North America and East Asia) interaction and analyze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text by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nalysis factors.

Keywords

Interregionalism, Extra-regional echoing, Triad, European Union,
NAFTA, ASEAN